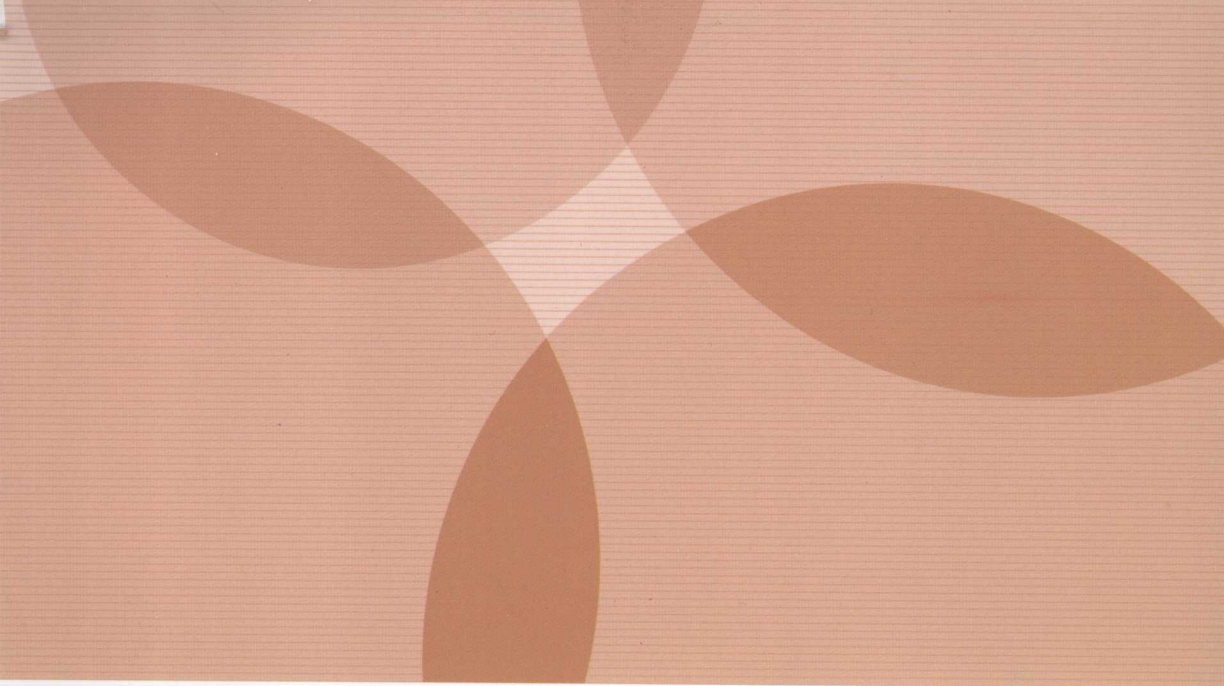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 分工效应研究

喻春娇 著



人民出版社

014041181

F426.4
13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 08BJL049)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 分工效应研究

喻春娇 著



北航

C1729426

F426.4
134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郑海燕

封面设计:吴燕妮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研究/喻春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01-013318-8

I. ①中… II. ①喻… III. ①制造业-国际分工-研究-中国
IV. ①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459 号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研究

ZHONGGUO ZAI DONGYA SHENGCHAN

WANGLUO ZHONG DE FENGONG XIAOYING YANJIU

喻春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01-013318-8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在信息通讯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东亚经济圈内一种全新的区域性生产分工体系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基于技术梯度分工的“雁行模式”。这一新型区域性生产分工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从贸易流动形式看,东亚区域内部的贸易,尤其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迅速增长^①,并且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进口贸易量远远大于出口贸易量,凸显出从商品贸易向所谓的“工序贸易”转换的特征;从价值链的跨国分解来看,东亚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市场的总出口中包含了相当比例的国外增加值^②,体现了“生产分享”的特征;从贸易模式上看,出现了以中国为加工中心的“三角贸

① 东亚区域内部的贸易占东亚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32% 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50% 以上,其中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占据了东亚区域内部贸易总量的 50% 以上。参见 WTO and IDE-JETRO,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 www.wto.org, 2011, p.76。

② 其中,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外价值含量高达 50%。参见 Wang, Zhi and William Powers, Shang-Jin Wei,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Model Based Analysis”,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Working Paper No. 2009-10-C, 2009。



易”(tri-polar trade)模式^①,即中国从东亚以及欧美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的贸易格局。从本质上讲,东亚区域内部出现的上述新型贸易、分工现象实际是宏观层面的生产过程分散化(fragmentation)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网络国际化的体现(王静文,2007),因而被称为“东亚生产网络”(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概括而言,以错综复杂的制造业价值链“交织”形成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不仅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在东亚地区扩展的真实写照,也是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在空间配置上的创新,正如日本学者安藤光代(Ando, M.)和木村福成(Kimura, Fukunari)指出的那样,“离开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我们则无法讨论该地区各经济体的对外贸易”^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一系列FDI及加工贸易优惠政策迅速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并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中心以及东亚地区较发达国家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最终产品的出口平台(export platform),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扩张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中国虽然基于劳动力禀赋优势深度融入到了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之中,但面临着来自东亚各经济体在劳动力要素、FDI政策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呈现弱化趋势。中国置于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低端的比较优势的非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已显现出来。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攻坚时

^① WTO 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2011年编写的研究报告《东亚贸易模式和全球价值链》中将其称为“以中国为枢纽的三极贸易体系”(“tri-polar trade through China” system)。这种“三角贸易”现象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尤为显著,即美国、日本大量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然后再从中国进口最终产品。参见 WTO and IDE-JETRO,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 www.wto.org, 2011, p.76。

^② Ando, M., Kimura, F.,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67, December 2003.

期。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生产网络这一新型分工模式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思考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战略的相应调整,即探讨中国应如何在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中进行战略定位?中国的外贸政策如何进行相应调整?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须建立在对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及分工效应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之上,需要在客观评价中国在东亚跨国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来解析中国的分工效应,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

本书拟深入研究和探讨东亚生产网络的内涵、形成的驱动因素及其运行的主要特征,借助于一系列科学的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方法来客观评价和解析中国在该新型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分工效应,这些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东亚生产网络这一新型分工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中国作为东亚的“制造中心”的成效,而且有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当前中国参与此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所在,因此对于决策部门思考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如何进行战略定位,探讨如何通过外贸战略、贸易与投资政策的调整,巩固提升中国在东亚区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乃至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同时,深入研究和探讨东亚生产网络的运行机制及中国的分工效应,对于决策部门制定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以及应对当前的贸易不平衡、贸易摩擦的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东亚生产网络这一新型分工模式的研究主要涉及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的分工地位以及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贸易)效应等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和特征。关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原因及运行特征,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类:一类观点认为国际生产分散化是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日本学者安藤光



代和木村福成在其共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都将“生产过程分散化”作为东亚生产/分配网络形成的前提条件。安藤光代和木村福成(2003)以及木村福成和安藤光代(2005)最早定义了一个解释东亚跨国生产网络形成机制的“经济逻辑”(economic logics)框架,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它的实质,应结合国际生产分割理论(fragmentation theory)、经济集聚理论(agglomeration theory)以及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的基本思想从产品生产工序的区位决定、上下游企业间的关联以及企业的内部化决定三个维度来对其形成机制进行解析。木村福成和安藤光代(2005)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企业进行国际生产分散化决策的二维理论框架。认为地理因素和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企业内部的垂直一体化或外包)共同决定了企业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安藤光代和木村福成(2003)、木村福成和安藤光代(2005)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从日本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公司内贸易和公司间交易视角解释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形成,认为日本跨国公司向东亚地区的拓展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类观点认为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增长是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直接表现。恩基和意兹(Ng 和 Yeats, 2001)及阿思克拉拉(Athukorala, 2003)的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在制成品贸易中的份额迅速增长,且零部件贸易所占比重和贸易流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安藤光代和木村福成(2008)发现东亚发展中国家间零部件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是东亚跨国生产网络形成并不断“密集化”的根源。国内学者陈勇(2006)认为东亚国际生产网络是以产业内分工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表现为区域内零部件贸易的总额逐步增大。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张捷(2005)、郑京淑(2005)等人对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描述。

第三类观点认为东亚生产网络具有独特的特点。安藤光代和木村福成(2003)以及木村福成和安藤光代(2005)认为,与美国—墨西哥之间已形成的紧密生产联系以及西欧—中东欧“经济走廊”相比,东亚跨国生产网络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在宏观层面上覆盖了该地区几乎所有的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经济体,在微观层面上包含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同各国经济体的本土企业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企业间交易关系^①。进一步地,从宏观角度看,东亚生产网络的运行表现为区域内市场依赖性的不断增强和对区域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性(李淑娟,2006)。阿思克拉拉(2012)认为东亚区域内部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中间品贸易,特别是中国快速地融入到东亚区域的跨国生产网络中,区域内部的相互依赖度也相应地更大。王静文(2007)指出 FDI 也促进了东亚区域内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且从微观角度看,日资企业网络、美资企业网络以及以中国台湾企业为代表的海外华商网络这三种特征迥异的企业网络在东亚地区交错联结,形成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微观基础。

第二,关于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关于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分工地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方面。莱蒙和卡生慈(Lemoine, Fran Coise 和 Ünal-Kesenci, 2004)、戈利耶等(Gaulier, Guillaume 等, 2007)以及哈达德(Haddad, 2007)的研究指出中国作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等较发达国家)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平台的地位日益明

^① 木村福成和安藤光代(2005)称东亚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参见 Kimura, F., Ando, M., “Two-dimensional Fragmentation in East Asi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Empir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14, 2005, pp.317-348。



显,并逐步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中心。郑昭阳和周昕(2007)、唐海燕等(2008)以及曹宏成(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并逐渐成为东亚制造中心,削弱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促进了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的形成。李立民等(2008)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总之,中国迅速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并非一个零和过程,而是可以为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提供机会,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增添活力。^①尽管中国发挥了出口平台的重要作用,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仍处于相对低端分工地位。林曦(2006)、张明志(2007)、鹿朋(2007)指出中国在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特定制造业分工链条上处于从属地位。陈建(2007)从定性方面研究发现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网络的中心和枢纽后,其对区域内经济和贸易发展起到较大促进作用。

第三,关于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贸易)效应。在关于中国从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中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研究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通过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水平、企业的收益率、中国总出口中的进口中间产品价值比率、增加值出口贸易等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静态贸易利益。孙倩(2008)的研究表明:通过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的出口结构得到提升,但从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分析,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张纪(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大陆在笔记本电脑跨国生产分工网络中的收益率较低。魏也华、李健、宁越敏(Wei, Y.H. Dennis, Li 和 Ning, 2010)基于销售平均利润率、边际利润率等指标描述了中国计算机产业价值链的“飞碟形”(saucer-shaped)特征,指出中国在东亚计算机产业生产网络中位居“微笑曲线”的

^① Athukorala, Prema-chandra, “Asian Trade Flows: Trends, Patterns and Prospects”,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24, No. 2, 2012, pp.150-162.

低端。平新乔等(2006)的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作为其对美出口的平台。王志等(Wang Zhi, Powers 和 Wei, 2009)提出了更精确地衡量东亚生产网络中分工利益的指标,即增加值指标^①,发现在东亚9个经济体中,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包含了高达50%的国外增加值,中国对美出口中较低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决定了中国从东亚生产网络中获得的贸易利益是有限的。

在动态分工(贸易)效应的研究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国通过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体系,获得了出口能力的提升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莱蒙和卡生慈(2002, 2004)、戈利耶等(Gaulier, Guillaume 等, 2007)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融入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由此显著增强了其出口能力,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能力。阿米基尼(Amighini, 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过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分工体系在显著增强 ICT 产品及其零部件等高技术产品出口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升级。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所获得的技术进步效应是有限的。戈利耶等(2005, 2007)指出中国主要依靠外资企业以及进口技术的出口增长模式对于本土企业生产能力提升以及技术外溢作用是有限的。彭支伟(2009)亦认为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内,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效应。沈玉良等(2008)以上海计算机产业为例,证明由于跨国公司实行独占的生产控制方式,即通过进料加工的方式掌握了采购权、通过营销渠道控制和掌握了销售权,因而决定了上海计算机产业较低的收益率。

总体上看,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目前对于东亚生产网络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特别是对于中国融入东亚生产

^① 该增加值指标既包括国内增加值的部分,又包括来自和流向所有其他国家的增加值部分,因而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增加值指标。



网络分工体系的分工效应的研究还很不深入。目前国外学者主要考察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布局和拓展生产分工网络对于其母国生产效率和就业影响的探讨。^①然而关于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及其分工(贸易)效应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其一,关于目前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研究多集中于贸易层面,且仅仅侧重于对贸易现象的关注和贸易统计数据的分析,并不能完全从根本上把握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实质(王静文,2007;王志等,2009)。并且,单纯基于贸易统计数据的分析也无法准确描述东亚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②;其二,目前尚缺乏一个解析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体系分工效应的理论框架;其三,较少有学者采用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中的分工效应;其四,较少有学者从微观企业组织角度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运行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中国的分工效应。

鉴于此,本书在考察中国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现状及分工地位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分工网络中的静态和动态分工效应。本书紧紧结合东亚生产网络这一新型分工模式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运行特征,分别从国际分工宏观视角和跨

① 例如,山下信明(Yamashita, 2008)以及山下信明和深尾京司(Yamashita, Nobuaki 和 Fukao, Kyoji, 2010)的研究表明日本向东亚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转移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技能密集型劳动者的就业,也有利于国内就业总水平的增长。卡姆(Andrew Jia-Yi Kam, 2013)基于马来西亚2000—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验证了马来西亚通过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使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特别是使本土出口企业获得较大的效率提升。分别参见 Yamashita, Nobuaki & Fukao, Kyoji, "Expansion Abroad and Jobs at Hom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22, No.2, 2010, pp.88-97;以及 Kam, Andrew Jia-Yi,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Malaysia",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7, Issue 1, 2013, pp.127-146。

② Pula, Gabor and Tuomas Peltonen, "Has Emerging Asia Decoupled?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Linkages Using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Tabl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993, European Central Bank, January 2009.

国公司微观视角对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而使得对中国所获得的分工(贸易)效应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数据等总量数据的分析,而是深入微观企业层面,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书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包括以下几点:其一,系统地从空间维度、企业组织维度、生产网络节点、生产网络治理类型以及产业层面等多角度解析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涵。其二,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对一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这种新型分工模式可能导致的分工效应进行全面的理论解析。其三,基于零部件贸易流动及零部件贸易模式分解这一全新的分析视角考察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其四,创新性地提出了衡量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的静态分工(贸易)利益指标,并且采用计量模型系统地验证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这种新型分工模式所获得的动态分工效应,如技术扩散效应、就业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以及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效应等;采用中国台湾跨国公司在大陆的个人电脑(PC)生产网络作为个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台湾PC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效应及其对大陆产业升级的影响^①,增加了研究的深入性。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本书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国际分工宏观视角和跨国公司微观视角对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分工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解析,突破了传统上仅仅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的局限。其次,由于中间产品或零部件贸易流动是构成东亚生产网络运行的基本内容,本书借鉴了相关学者关于中间产品或

^① 由于东亚特定行业的生产网络中不同企业主体间的知识转移效应实际上是这种分工模式对东道国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微观体现,因此,此部分知识转移效应的研究也正是前述技术扩散效应实证研究的深化。



零部件贸易的界定方法^①,着眼于行业细分数据的挖掘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来计算中国与东亚的垂直专业分工指数及中间产品贸易密集度指标,分析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及分工效应,避免了对中间产品或零部件贸易界定的随意性,同时增强了分析的准确性^②。

① 本书分别借鉴了盛斌(2002)关于中国工业行业中间产品 SITC 编码界定方法、阿思克拉拉(2003)关于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 7)和杂项制品(SITC 8)项下的零部件分类方法、阿米基尼(2005)关于信息通讯科技(ICT)制造业零部件的 SITC 编码界定方法、安藤光代和木村福成(2008)关于信息通讯科技(ICT)制造业零部件的 HS 编码界定方法来确定制造业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的相应贸易统计数据编码。

② 所有中间产品或零部件贸易数据都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3)5 位数水平及以上以及《海关协调税则》(HS)11 位数水平的细分行业数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及运行状况	1
第一节 东亚生产网络的内涵	1
第二节 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及运行特征	15
第三节 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现状	26
第二章 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分工效应的理论解析	47
第一节 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分工效应:东道国视角	48
第二节 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分工效应:跨国公司 视角	68
第三章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	91
第一节 从零部件贸易角度解析中国的分工地位	92
第二节 从特定行业的生产网络解析中国的 分工地位	111
第四章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 东道国视角	142
第一节 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静态 贸易利益	143
第二节 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技术 扩散效应	154
第三节 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就业效应	171



第四节 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出口 竞争力效应	200
第五章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效应： 台资跨国公司视角	213
第一节 台资 PC 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全球 PC 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214
第二节 台资 PC 制造业跨国公司在大陆的本地 嵌入现状	223
第三节 台资 PC 制造业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与 大陆的分工效应	236
第六章 扩大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分工利益的 对策	257
第一节 调整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定位	257
第二节 提升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	261
第三节 增强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积极效应	265
附 录	272
主要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300

第一章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及运行状况

本章拟在分析东亚生产网络内涵的基础上,总结出东亚生产网络与“雁行模式”的主要差异。着重分析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及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体系的现状。鉴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是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基本内容,零部件贸易流动构成东亚生产网络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我们拟从中国与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以及零部件贸易流动角度解析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体系的现状。

第一节 东亚生产网络的内涵

一、与东亚生产网络相关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最为显著的变革趋势是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逐步从传统的一体化(traditional integration)生产组织方式向网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转变。这种网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空间分布上又以东亚地区最为典型。



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东亚生产网络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学者们则从不同侧面考察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组织方式变革形成的区域性生产网络如东亚生产网络乃至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相近的概念或术语,包括“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国际生产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国际生产/分销网络”(international production/distribution networks)、“跨国生产网络”(cros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区域生产网络(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生产分享网络”(production sharing networks)等等,以下我们将分别对上述概念或术语加以介绍。

第一,“生产网络”。根据布鲁斯(Borrus, M., 1997)的定义,生产网络是指“跨境的一种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企业组织开展其整个价值链条的商业活动:从研发活动、产品界定和设计,到投入要素的采购、制造(或者服务的提供)、分销和支持及售后服务”。这种组织关系在东亚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外国跨国公司与本土中间投入品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分包(subcontracting)、原始设备制造(OEM)和原始设计制造(ODM)等生产活动的安排。在此定义基础上,布鲁斯(1997, 2000)进一步把东亚生产网络界定为美国跨国公司以东亚的大中华经济圈和东盟等国为生产(供给)基地的生产网络。^①

第二,“国际生产网络”。根据恩斯特(Ernst, Dieter, 1997)的

① 分别参见 Borrus, M., “Left for Dead: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evival of U.S. Electronics”, in B.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p.139 - 163; 以及 Borrus, M., “The Resurgence of US Electronics: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Wintelism”, in M. Borrus, D. Ernst and S. Haggard (Ed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57 - 79。